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

YUNNAN DAOJIAO BEIKE JILU

蕭霽虹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

YUNNAN DAOJIAO BEIKE JILU

蕭霽虹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 / 蕭霽虹主編.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834 - 2

I. ①雲… II. ①蕭… III. ①道教 - 碑刻 - 汇编 - 云南省
IV. ①K877. 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312084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任 明
責任校對 韓海超
責任印製 李 建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 - 64070619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奧隆印刷廠
裝 訂 北京市興懷印刷廠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52
插 頁 2
字 數 956 千字
定 價 108.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文庫》

編纂委員會

主 任 李 濤 任 佳

副主任 楊福泉 邊明社 王文成 楊正權

委 員 (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文成 王清華 孔建勛 邊明社

畢先弟 任仕暄 任 佳 杜 娟

楊正權 楊 煉 楊福泉 李向春

李曉玲 李 濤 張戰邊 陳利君

納文匯 林洪根 鄭寶華 鄭曉雲

姚天祥 秦 偉 郭家驥 黃小軍

蕭霽虹 康雲海 董 棟 樊 堅

編 輯 鄭曉雲 李向春 馬 勇 袁春生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

編寫人員

負 責 人 蕭霽虹

項 目 成 員 段曉林 江 燕 郭 勁 楊學政
郭滇民 李文興

錄文點校者 (以字數排序)

蕭霽虹	段曉林	江 燕	郭 勁
許儒慧	者文菁	蕭至旻	連瑞枝
張劍波	蘭勝波	閔 燦	晏祥磊
廖大坤	李東紅	萬 鵬	劉昆生
李 雪	楊秀標		

前言

道教在雲南，歷史悠久，多宗派並存，而且從傳入之時就與雲南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雲南道教文化特色，在中國道教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雲南與道教發祥地之一的四川毗鄰，雲南道教文化與四川等西南地區是相連的文化板塊。東漢順帝時（126—144），張陵在四川鶴鳴山把神仙道化成宗教，創立五斗米道，置二十四治教化治民，二十四治中有蒙秦治等治轄區包括金沙江南和滇東北、滇西的部分地區。因“民俗略與巴蜀同”^①，加之特殊的地緣關係，道教在東漢末年便傳入雲南。最早傳入的教派是五斗米道。隨著歷史上大量內地軍民陸續移居雲南，將他們所信奉的道教帶入雲南。元末明初，武當道派創始人張三丰一度至滇，吸收江南謫滇富戶沈萬三翁婿及其外孫女余飛霞等為弟子。^②明永樂時，高道劉淵然謫居昆明龍泉觀，滇人慕名“咸往求濟”，他在雲南開宗創派，後受召回京“領天下道教事”，於宣德年間奏請立雲南、大理、金齒3道紀司，雲南道教隨之聲望大振。^③道教各派紛紛傳入雲南。明清時，雲南道教主要有武當道派、全真道天仙派、龍門派、長春派、隨山派和西竺心宗，民間有正一派。在雲南腹地20府和1個直隸州，多建有道教宮觀，雲南、大理、永昌和楚雄4府，設有管理道教事務的道紀司。^④故而民國學者認為“滇之有道教，約在元室統一以後。明清之際，固嘗盛極一時，各地道觀，如琳宮貝闕，彼此相望，金碧輝映”^⑤。道教信仰在今天的雲南依然普遍，根據2004年雲南省宗教局統

①（漢）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上海：中華書局，1964年11月，第1646頁。

②（民國）龍雲、周鍾嶽等纂修：《新纂雲南通志·釋道傳》卷二百五十九，1948年鉛印本。

③（明）陳循：《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見《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026號。

④（明）劉文征纂修：天啓《滇志》卷十七《寺觀志》、卷五《建設志》、卷十六《祠祀志》、卷三《地理志》，傳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天啟五年（1652）抄本。

⑤ 雲南通志館編：《新纂雲南通志稿·宗教攷草稿》第八冊·道教，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三十二年（1931—1943）抄本。

計公布：正式登記並年檢合格的宮觀和活動場所有 127 所，信教人數分佈於昆明、昭通、曲靖、大理、保山、德宏、麗江、臨滄等地，約 23.9 萬人，其中，還未包括昆明、楚雄等地彝族信仰道教人數和紅河、文山、西雙版納瑤族的信教人數^①，也未包括近年增加的道觀數和信教人數。

雲南信仰道教的民族除漢族而外，還有彝族、瑤族、白族、壯族、納西族、布依族、阿昌族等民族。道教從傳入之時就與雲南這些民族的傳統文化或民族文化相融合，廣泛地滲透到其生活習俗之中，成為這些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雲南道教具有多民族信仰的特色。如大理白族正一道的道士常為群眾舉辦齋醮活動，其誦經做道場時須供三清、玉皇、三元、二十八宿、靈官、張天師的牌位。彝族撒尼支撒梅人的西波教即是受道教影響較深的一種宗教，撒梅人生活在昆明地區，其所信奉的西波教已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神靈系統和經文，西波教奉太上老君為最高主神，其下有通天教主，尊承太上老君之命而主持天庭的日常事務。而且，道教法會科儀幾乎浸潤到這些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傳統節日之中，瑤族的“度戒”、“掛燈”是其重要的人生禮儀。劍川白族的“太子會”、“朝斗會”，還有各地正月初九的玉皇大帝聖誕、二月十五的太上老君誕辰，等等，每到這些日子，道教信眾都要在宮觀舉行隆重的齋醮儀式和節慶活動。道教歷史文化至今在雲南各地均有傳承，影響深遠。

一、《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的申報立項

道教碑刻是道教研究的基礎文獻，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研究成果如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②，收錄約 1500 篇道教碑刻資料，除輯錄《道藏》中的資料外，還徵引了大量拓片、金石志、其他道經、地方志、文集及叢書等，為大型道教碑刻資料集，較好地彌補了《道藏》的缺陷。道教碑刻也被不斷地發現，如趙衛東《山東道教碑刻輯錄》^③、朱越利《讀徐州博物館藏〈陰符經〉碑刻》^④和《釋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記〉》^⑤、徐雪凡《從浙江道教碑刻看浙江道教發展史》^⑥、遊子安《香港早

① 蕭薌虹：《2004 年雲南宗教動態分析》，見《2004—2005 年雲南宗教情勢報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3 頁。

②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 年 6 月。

③ 香港道教學院：《弘道》2009 年 6 月第 2 期第 105—111 頁、2009 年 12 月第 4 期第 96—101 頁。

④ 《上海道教》1993 年第 3、4 期連載。

⑤ 《浙江學刊》1990 年第 1 期。

⑥ 收入連曉鳴主編《天臺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

期道堂素描：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及其碑記解說》和《香港道堂文獻整理及研究——以經書與碑刻資料說明》、《碑刻與香港道教史研究——兼談〈廣東道教碑刻資料彙編〉的計劃》^①等，所述碑刻可以補充《道家金石略》。近年來，又出版了王忠信編《樓觀台道教碑石》^②、龍顯昭和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③、東嶽廟北京民俗博物館編《北京東嶽廟與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④、劉兆鶴和王西平編著《重陽宮道教碑石》^⑤、楊世華主編《茅山道院歷代碑銘》^⑥、鄭振滿與加拿大學者丁荷生編《福建宗教碑銘彙編（興化府分冊）》和《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⑦、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⑧、張華鵬等編著《武當山金石錄》^⑨、吳亞魁《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⑩、譚世寶《金石銘刻中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⑪等道教碑刻史料文獻彙編。

不過，雲南道教碑刻的蒐集和研究長期以來一直較為薄弱。以彙集全國碑刻的《道家金石略》來看，其中有關雲南的僅收錄了9通。民國時期方國瑜編撰《新纂雲南通志·宗教攷》，攷佛教、天主教而未撰道教攷，原因是“資料尤為罕覯”，“本多聞闕疑之意，暫為從缺”^⑫。之後《續雲南通志長編》徑稱“道教無可述，故從缺”^⑬。這與碑刻資料的缺乏當有一定關係。20世紀末宋恩常主編《雲南地方志道教和民族民間宗教資料瑣編》、郭武撰《道教與雲南文化——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顏思久主編《雲南省志·宗教志》、楊學政主編《雲南宗教史》，雖為雲南道教歷史文化研

①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訊》2007年7月第7期、2006年1月創刊號。

② 王忠信編：《樓觀台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③ 龍顯昭和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

④ 東嶽廟北京民俗博物館編：《北京東嶽廟與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中國書店出版社，2009年6月。

⑤ 劉兆鶴和王西平編著：《重陽宮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1月。

⑥ 楊世華主編：《茅山道院歷代碑銘錄》，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0年12月。

⑦ 鄭振滿與加拿大學者丁荷生編：《福建宗教碑銘彙編（興化府分冊）》、《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2003年12月。

⑧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⑨ 張華鵬等編著：《武當山金石錄》，丹江口市文化局編印，1990年。

⑩ 吳亞魁編：《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12月。

⑪ 譚世寶著：《金石銘刻中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⑫ 龍雲、周鍾嶽等纂修：《新纂雲南通志》二百六十六卷，1948年鉛印本，卷101《宗教攷》一。

⑬ 雲南通志續編委員會編：《續雲南通志長編》，昆明：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年6月，下冊第613頁。

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而對於道教碑刻資料的蒐集、引用非常有限。

但是，雲南實際上存在大量零散而未經蒐集整理的道教碑刻。2003 年以來，我們參與《雲南道教史》、《昆明道教史》的編撰工作，在浩瀚典籍、田野調查中網羅搜討道教資料時，發現了大量零散於汗牛充棟的故紙堆裏或靜立宮觀和曠野中櫛風沐雨的碑刻文獻，深深感到方國瑜等先生未對雲南道教展開研究，並不是缺乏資料，而是缺乏對作為道教研究基礎文獻的道教碑刻的系統收集、整理和研究。如果從地方志書、歷史檔案、田野調查、學術研究文獻等資料中收集雲南道教碑刻，一定程度上將彌補雲南道教歷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和缺陷。

2007 年，我們以《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希冀通過該項目對零散於文獻典籍中、散佈於宮觀村廟中的雲南道教碑刻進行搜集整理，經過校點、著錄集成為系統的道教碑刻專題文獻彙編，為雲南道教，也為中國道教歷史文化研究發掘史料。幸運的是，項目申報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專家的支持，於 2007 年 7 月獲准立項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07ZXJ005）。

二、《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的工作展開

1. 資料蒐集

主要包括文獻查閱和實地考察兩方面。

文獻查閱是指全面查閱、蒐集、輯錄文獻中的雲南道教碑刻。近年來，我們先後查閱了從元朝大德年間（1298—1307）至今 700 多年來，雲南纂修省、府、州、廳、縣 340 餘種古舊地方志，古今金石圖籍，雲南省圖書館、博物館碑刻拓片，1988 年以後編纂的 80 餘種省志和 120 多種地、縣新志，以及相關專業志和各地政協文史資料，等等。部分雲南找不到的材料，則專程到上海、北京、江西、武當山等地或請相關人士代為查尋。力爭求全，求廣，盡可能全面蒐集。

實地考察是根據文獻和地方人士提供的相關線索，專程或利用開會之便，在雲南全省範圍內，對歷史上和當今的道教宮觀、鄉村廟宇進行碑刻實物搜索和考察。我們實地調查的地區有昆明、曲靖、玉溪、紅河、大理、楚雄、保山、臨滄、德宏、普洱等州市的 30 多個縣、數十個宮觀和鄉村。對一些暫時無法到達的地方，則請地方人士代為查訪，盡力搜集全省各地的碑刻遺存。考察時，對實物認真勘查、丈量尺寸、記述碑石所處環境，並進行數碼拍攝。目前，已搜集拍攝照片的碑刻有數百通。

當然，雖然我們對文獻和碑文的搜求殫精竭力，務求全備，但文獻浩瀚，碑石廣布，見聞有限，故仍不免有遺缺疏漏。如一些更偏遠的、被現代

交通邊緣的、歷史曾經一度繁華的鹽井、銅礦等地應當仍有宮觀存在，肯定還會有碑刻資料流傳。限於時間和經費，對這些地方資料的蒐集整理只能待以後條件成熟時再進一步展開了。

2. 輯錄整理

不論是文獻查閱還是實地考察蒐集到的碑刻，我們都根據文獻、拓片或照片輯錄文字，按照一定體例（詳見《凡例》）進行點校整理並撰寫附記。部分經前人整理的，盡量借鑒利用；絕大多數從未有人研究整理的，則逐字逐句認真錄文，仔細標點。目前已輯錄的雲南道教碑文有 770 多篇。其中新訪獲碑刻和拓片錄文 180 多通。總計碑刻錄文 68 萬餘字。

3. 學術研究

在調查、整理、輯錄、校點研究過程中，我們亦結合碑刻展開研究探討，撰寫、發表了一系列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劉淵然與雲南道教》（《雲南社會科學》2008 年第 4 期）、《明清時期傣族土司崇奉道教史跡》（《雲南傣族土司文化研究論文集》第 403—407 頁，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楚圖南對雲南宗教和碑刻的研究》和《楚圖南對雲南地方民族史的研究》（《楚圖南紀念文集》第 203—212、203—212 頁，雲南美術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文化身份與宗教信仰——從碑刻資料看傣族土司崇奉道教史跡》（《貴州社會科學》2010 年第 2 期）、《雲南道教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西南古籍研究》第 196—203 頁，雲南大學出版社 2010 年出版）、《長春派遣脈在昆明的傳承》（香港道教學院《弘道》2010 年第 2 期）、《道教長春派在雲南的歷史和現狀》（《中國道教》2011 年第 6 期）等。這些成果是雲南道教碑刻整理、研究成果的昇華，為道教研究領域拓展了新思路。

4. 結項與分工

2011 年初，《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申請結項。2011 年 7 月通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驗收，獲得優秀等級結項。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是由課題組成員齊心協力、通力合作完成的。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蕭霽虹研究員負責整個課題的統籌安排，到雲南各地宮觀、鄉村搜訪碑刻實物，進行拍照搜集碑刻，與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段曉林副研究員、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文獻研究所江燕研究員和雲南省圖書館古籍部郭勁副主任，查閱古今文獻、拓片，輯出相關碑文，同時，依照碑刻照片錄文、點校、撰寫附記。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長楊學政研究員、雲南省宗教事務管理局郭滇民副局長、雲南省道教協會李文興會長為搜訪碑文創造條件。書稿由段曉林、蕭霽虹進行排版、目錄編輯，蕭霽虹進行全書統稿，編輯核對，完成書稿審定。所以，本《輯錄》是集體通

力合作的結晶。

三、《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的學術價值

1. 對雲南道教碑刻的首次全面蒐集整理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是對與雲南道教有關碑刻的輯錄、校點和附記說明。主要收錄道教宮觀碑記、道士墓志銘、道士傳略碑記、仙跡碑記、道教經文碑、道教摩崖詩碑等。包括關帝、土地神、山神等民間宗教和佛教涉及道教內容的碑刻，亦屬收錄範圍。內容上力求完整全面。資料主要錄自散落在雲南各地的碑刻實物，各級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的碑刻拓片，古舊地方志書、新修地方志書、地方文獻、金石文集、文史資料等。雖然部分碑文前代史志已有錄文，但絕大部分屬於第一次標點錄文，其中不乏首次蒐集發現並整理的資料，故《雲南道教碑刻輯錄》可以說是一次拓荒性的雲南道教文獻史料的發掘與整理。不僅是第一次將零散、分散、未歸類的雲南道教碑刻彙集整理成集，而且，也是目前雲南道教研究最新、最系統的專題文獻成果，將為雲南道教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承載了雲南道教發展的歷程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碑文時限，上起西漢，下迄 2009 年，時間跨度 2000 多年，承載了雲南道教發展的歷程。

起始為西漢宣帝（公元前 73—49 年）時的諫議大夫王褒撰《移金馬碧雞文》^①，據《漢書》卷六十四下《王褒傳》載：“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②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又載：“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祭而致，於是譴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王褒於路途中作《移金馬碧雞文》，明代楊慎曾將之書於昆明西山南崖。^③由此史料可知，漢諫議大夫王褒因方士之言赴雲南尋訪“金馬碧雞”，這與秦漢時期方士尋仙活動有關。東漢《孟孝琚碑》^④主要記載了朱提郡（今雲南昭通）人孟孝琚 12 歲“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表明內地文化在昭通一帶的深刻影響，而且其碑週圍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的繪雕。稍後，立於東晉時期的《爨寶子碑》^⑤有“回抱聖姿，影命不長。自非金石，榮枯有常。幽潛玄轡，攜手顏張。至人無想，江湖相忘”等語句，表

①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1 頁。

② 《漢書》卷六十四下《王褒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 年。

③ （明）張佳胤撰：《遊太華山記》，《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134 號。

④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002 號。

⑤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003 號。

明道教的性命難保、靈魂不死思想對當時的雲南人民已有較深的影響。而立於劉宋時期的《爨龍顏碑》^①則體現了道教的宇宙觀、人生觀等對雲南文化的影響。如碑文“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顯然是道教對得道成仙者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狀態的形容。故將這四塊雲南歷史名碑視為道教碑刻之發端是理所當然的。

下限至當代。這是因為有的宮觀的古舊碑刻在歷史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毀，當代碑刻有道士回憶，也有近年重修道觀碑刻，所以，保存了口傳史、當代宮觀興造史料，可彌補損毀碑刻的部分內容。還有許多是近年羽化道士的墓志銘，如《昭通龍門派第十八代弟子曠永曜墓碑》、《昭通龍門派第十八代弟子周永清墓碑》、《昭通龍門派第二十三代弟子戴宗誠墓碑》^②等，以及昆明、保山、臨滄等地道士墓碑。它們都屬於重要的雲南道教史料。

由於碑刻如影隨形，與道教在雲南歷史發展演變相對應，故道教碑刻可以說較忠實地記錄了道教在雲南 1800 多年發展的歷程。

3. 中國道教研究區域性歷史資料的新發現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涵蓋了極為豐富的雲南道教碑刻，其中不僅有記載各地宮觀興廢歷史和道教生態觀的碑刻，而且還有記錄張三丰、劉淵然、邵以正等中國道教史上著名高道事蹟的雲南地方性碑刻。其中大多未見前人整理和研究。通過對這些碑刻的梳理，可以把道教史上的一些存疑問題逐一攷證清楚。比如明代高道劉淵然在雲南期間的一大影響就是創立長春派。長春派的特點是注重符籙，尚劾治鬼邪，精於醫術為人治病。自創立以後，長春派與龍門派並行，弟子遍及全省，並北傳黔桂，西沿迤西大道傳至保山、鳳慶、騰沖、緬甸，南傳玉溪、通海、河口及越南。明清時期，長春派在雲南特別是昆明一帶影響較大的派別，其法脈至今在昆明有傳承。但是，500 多年來，長春派在明清以來的雲南地方志中幾乎未見直接記載，《諸真宗派總簿》亦未錄此派。我們在昆明黑龍潭的荒野墓地裏發現了《重新龍泉觀長春正派第十二世都紀趙法師諱和沛》（圖一）、《長春派第十四代弟子謝傳秘》、《長春派第十五代弟子曾正林》（圖二）^③等幾通清朝和民國時期長春派道士的墓碑，這些珍貴的有關長春派的直接記載，可以幫助我們弄清長春派的傳承脈絡。同時，我們也酌情收入了道教史上諸如“道佛之爭”、“三

①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004 號。

② 上述碑刻均收入《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722、723、724 號。

③ 均收入《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683、684 號。

教合一”等重要論題的相關資料，收入了包含道教內容的民族民間宗教、佛教碑刻。另外，在雲南西部、南部和東北部還發現了幾通沿海專有的媽祖廟（天妃廟）碑記，從中可攷證天妃信仰傳入雲南的歷史狀況。亦輯錄了明朝萬曆十八年至十九年（1590—1591）《雲南人捐造武當山金殿銅欄杆銘文》，可窺見雲南與湖北武當山的歷史淵源。它們都是中國道教研究的地域性材料，可以為中國道教研究提供新資料。

4. 雲南特有的少數民族道教信仰碑刻的發掘整理

雲南道教具有多民族信仰的特色，而且道教在雲南也真正體現了“道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宗教”的深刻內涵，即道教不僅為漢民族信奉，也為許多少數民族所崇信。以彝族、瑤族、白族、壯族、納西族、布依族、阿昌族等民族為例，道教已成為這些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們蒐集的有關雲南少數民族道教信仰的碑刻，有白族、彝族、納西族、傣族等少數民族道教信仰的碑刻，都是雲南特有的。以傣族為例，長期以來，一般認為傣族的宗教信仰是以南傳上座部佛教為主，兼信本民族原始宗教。但我們今天仍然能從碑刻史料中看到一些傣族土司對道教的信奉。如碑刻記載，明朝宣德年間，劉淵然“奏請立雲南、大理、金齒三道紀司以植其教”^①。其中，金齒宣撫司的治所在今盈江縣，轄今臨滄、德宏、隴川、梁河、盈江、保山和緬甸部分地區，金齒道紀司的設立使道教傳到傣族、阿昌族地區。從今天仍立於臨滄市子孫廟道觀中的《觀稼樓記》（圖三）^②碑刻可知，明宣德五年（1430），在今臨滄設猛緬長官司，其境內著名的子孫廟就屬全真龍門派道觀，建於清朝雍正中葉，“乃長官司俸廷征之母羅安人香火院，為土司創修道院之始。劫火頻經，巍然獨存”。子孫廟是由傣族俸氏土司所建，俸姓至今仍是當地傣族的大姓之一。這是研究道教傳入傣族地區的重要史實，也是研究傣族地區民族、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史料。

5. 相關知見文獻的詳細檢索途徑

雖然《雲南道教碑刻輯錄》是雲南道教碑刻的首次全面系統的蒐集整理，但部分碑刻此前已經有拓片發表甚至錄文整理，部分碑文則見於多種文獻。在點校整理時，我們盡量據碑刻實物照片、拓片錄文，對於見諸多種文獻的碑文，則取其年代較早、內容較詳者，參校其餘版本。同時，我們在彙集、著錄、點校碑刻之後，還增加附記說明。附記說明是在每通碑文後撰寫

①（明）陳循：《龍泉觀長春真人祠堂記》，見《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026號。

②《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700號。

附記，把記載每通碑刻的知見書目及其出版狀況、頁碼逐一注明。這項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工作，提供了與該碑相關的詳細信息，可以減少對該碑感興趣的讀者檢索之苦。

蕭霽虹

2012年6月28日



圖一

表章正邪第十五代

曾正材之壽藏

春正派第十五代 弟子 曾正材之壽藏



圖三